

大千艺术传人谢秉均



作为国画大师张大千先生的再传弟子，谢秉均深得大风堂艺术精髓，得到了父亲谢天民及何海霞、孙云生、谢忠良诸先生的精心指点。他治学严谨，视野开阔，近年来将在海峡两岸生活、学习及游历的感受很好地融入到创作中。他的艺术既有传统的师承，又有自我的创新，工笔、写意、青绿、水墨等无不涉及，作品面貌多样，个人风格突出，是当代画坛一位实力派的书画艺术家。

谢秉均有良好的家学传承，父亲谢天民是张大千先生的入室弟子。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，谢秉均自幼便受到浓厚的艺术熏陶。父亲的好友很多都是大艺术家，耳濡目染之下，他的艺术兴趣和爱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，欣赏了大量的名师佳作。他也亲眼目睹了长辈们的艺术创作。

除了父亲的指点，在拜师学艺后，何海霞、孙云生等大风堂的传人对谢秉均艺术风格形成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，他以尊崇的态度来师承大风堂艺术，经常拿着自己的画作去向老师们求教，作品的构图、设色、意境、格调不断提升，到台湾后，他又跟随自己的叔叔谢忠良研习艺术二十余载，同时与大千先生的子女建立了深厚的友谊，这些学习和交往的经历使得他的绘画技艺进一步成熟，这一时期，他画作中的荷花、人物等形象已经可以将大千先生作品神韵演绎得淋漓尽致，可以说，这种神韵是他建立在其艺术深入理解的基础上的。此外，谢秉均还对青绿绘画情有独钟，对线条、墨块、色墨的结合进行了大量的实践，得到了朋友的称赞。为了更好地研究大风堂艺术，谢秉均还曾在台北张大千故居摩耶精舍附近长时间居住，深入到摩耶精舍之中，了解大千先生在台的生活细节。

谢秉均重视前辈的艺术成就和艺术法则，师古不泥古。他近年来以鱼系列为内容的创作，很好地诠释了他的艺术创造。因为他有很好的传统根基，所以他在创作、提炼对象

时，能够化繁为简，把握要点，给予精炼化的描写。他的《太极图》很受藏家喜爱，在技巧上，用大写意方式来体现，先分别以大笔挥出，再进行细节的收拾，在结构上，他以圆形的构图来表现，让画面充满一种流动的视觉效果，通过它们的眼神、姿态，传达出“物情”，同时也注重它们的动态，有些人说：“谢秉均的鱼画活了。”这从侧面展现了他对大先生“观察物态、了解物理、体会物情”的理解。

“笔墨当随时代”，这是谢秉均所一直倡导和追求的。自古以来，中国画坛诞生了很多的画派。元四家，明四家，清四王、四僧，这些画派、名家百花齐放，各具风貌。石涛说“搜尽奇峰打草稿”，艺术不能闭门造车，笔墨不能因循守旧，要有所创新。谢秉均深深地感到艺术不仅要贴近生活，还要深入地表现生活，体现出自己的情感，一幅好画要能让人驻足，打动人心，好的作品要可游可居。

艺术作品呈现给观者的是艺术家自身的格局、视野，这需要不断的游历，感受山川，认知生活。生活中，谢秉均兴趣广泛，喜欢爬山、摄影，足迹遍及北京、上海、台湾、慕尼黑及意大利、加拿大等国家及城市，去感受新鲜的事物和不同的地域风情，在他看来，只有饱含情感的作品才符合当下的审美，这也是他想对观者展示的艺术。

北京本报记者 隋永刚

画展活动预告：

- 12月22日下午15点 画展开幕式
- 12月23日上午10点 谢秉均书画艺术鉴赏会

(主讲嘉宾：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潘深亮；中国著名评剧大师、表演艺术家赵丽蓉老师之子，中国当代著名书画家盛大鸣)
- 12月25日上午10点

谢秉均专题讲座·张大千书画艺术

(特邀嘉宾：中国著名评剧大师、表演艺术家赵丽蓉老师之子，中国当代著名书画家盛大鸣；中国知名书画家、张大千嫡孙女张梓嘉)

展前对话



谢秉均书画展将于12月22日在新闻大厦艺术馆举办，本次书画展持续到12月29日。此次展览是他在北京首次举办个展，画展将回顾艺术家的师承、创作的艺术历程，再现这位大千先生再传弟子的艺术风采。

北京商报：这次展览举办的初衷是什么？

谢秉均：我生在北京长在北京，这里是我的根。作为六朝古都，有近千年的历史，作为文化古都，有着十分深厚的文化传统和底蕴，北京的文化氛围很强，影响力很大，对于国画艺术的传承和传播会有很好的影响。我父亲谢天民是从北京走上的艺术之路，跟随张大千先生学习艺术。我从小也是备受影响，这次展览算是给家乡父老的汇报。

北京商报：展览有何特色？

谢秉均：这次画展可以分三大类。第一，是受传统影响，从父辈开始传承张大千，有一部分是临摹张大千的作品。临摹才能得到古人的真谛。第二部分是写生。师古人，也要师造化，要领略大自然。我在云南生活过十年，走村串寨带着速写本，画过200多张作品。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，我去了很多名山大川。这一部分在展览中有十几幅以写生为内容创作的作品展出。第三部分是写意。在灵感的促使之下进行创作，经过自己的加工创作出来的。如画册中台北印象系列，还有太湖等，还有根据苏东坡的《赤壁怀古》创作的作品。对我来说，临摹和写生是学习中必须经过的阶段，最终落实在写意，是真正自己的创作，写意这几幅也不能代表我的全部，算是几个亮点。

北京商报：在父亲谢天民身边，是否有让您印象深刻的事情？

谢秉均：上世纪60年代，三年自然灾害期间，生活很艰苦，我父亲要日夜为荣宝斋加工画作养家糊口，画的是竹帘。有一次回家，我看到桌上放着一碗“肉冻”，当时就狼吞虎咽地吃掉了。等父亲回到家就问：“我熬好的桃胶上哪去了？”原来我喝的是用来给画面打底的桃胶。说起学画的历程和我的父亲是分不开的。记得小的时候，我们每天晚上到睡觉的时候，他在画画，等第二天我们准备上学了，他绘画的屋里还亮着灯，父亲对于艺术的执着一直深深地打动着我们，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。我记得在1966年的时候，有一次父亲连续几天没有回家，也不知道他在做什么。等国庆节过了，他说，大家跟我一起去看电影，然后我们就买了电影票。在北京新街口电影院，全家人坐在那里看的就是1966年国庆节的庆典新闻简报。当几十个人举着父亲写的巨幅大字“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周年”经过天安门广场的时候，我们激动得心跳出来了，那是多么令人难忘。父亲的字能够在全国全世界人民面前展示出来，说明父亲的书法艺术在当时是被人们认可的，而且也是我们每一个做小孩子的一种荣耀。这事情虽然已经过去五六十年了，但至今难忘。

北京商报：您在海峡两岸都生活过，这对您的创作有什么影响？

谢秉均：我上个世纪90年代去台湾，源于一个偶然机会。我叔叔是1948年去台湾的，也是个书法家。我到台湾之后主要也是照顾他，我们也一起办展览。这让我在台湾一待就是20年。在这期间我游历了整个宝岛，同时在内地走遍了很多名山大川，经常来内地进行艺术交流。两岸都是中国，根是一样的。作为张大千的传人，我更深刻地感受到了两岸同根、同祖、同文、同种的血脉情缘。

北京本报记者 胡晓钰

